



同志過年： 並不「驕傲」的經驗自述

崔樂

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教育與社會工作學院博士候選人

去年（2017），打算讓年邁的爸媽從北方來廣州過年，再趁春節假期一同旅遊。對於爸媽來說，來廣州過年可以在南方的溫潤與美景中放鬆心情，避開華北嚴重的霧霾，以及每年過年面對眾多親友的繁文縟節。

我和男友自前年夏天相識相愛，已經在廣州同居了超過半年，關係穩定。對於過年，我們的安排是：他回他桂林的家陪父母過年，我接我的爸媽來廣州過年；大年初三，男友從桂林來廣州，我們四人再一起去香港和泰國遊玩。

逼婚大會

接爸媽來南方過年，除了可以表達我的孝心之外，還有我的私心：對於尚未對家人出櫃的我來說，留守南方可以

避開北方親戚和友鄰的探問和逼婚。去年在家過年的揪心經歷仍舊如在昨日。

去年回家過年之前，為了支持一個女同志學生的平權行動，我在媒體公開出櫃，被多家媒體採訪（註1）。回家過年前我一直忐忑：我出櫃的消息有沒有傳到家人耳邊？如果家人知道了，該怎麼跟家人解釋？

回到家，一切如常，家人的逼婚還是一如既往的語重心長、苦口婆心——「你是找不到還是不想找？是不是因為沒買房，不好找？」；「我們上了歲數了，你什麼時候不結婚，我們就什麼時候放心不下來。」；「不能做另類，要隨大流。」；「要融入社會，不能逃避。」前來拜年的友鄰看到我到了而立之年還獨身一人，自然也免不了有一番關

性別停聽看

同志過年：並不「驕傲」的經驗自述



心，甚至主動撮合介紹。最大的挑戰是每年過年前的慣例——回老家。

老家在一個保守的北方縣城，每次回去都會集中見到眾多親戚，過年前的這次串親就常常演變成對我的「逼婚大會」。姥姥姥爷總會充滿期待地問「訂了婚了嗎」，七大姑八大姨輪番上陣。最讓我意想不到的，前年的「逼婚大會」上，親戚們竟然聊到了同志話題！小舅戲謔地說：「讀那麼多書，可別學了鄰村那個 XX，是個同性戀！在美國讀了博士留在美國，跟一個男的結婚了，還養了倆小孩，前不久還帶著孩子回村了。」姑姥爷聽後問：「那還讓他們進村啊？」當時的我如芒在背、如坐針氈，暗自揣測：小舅為什麼會談到同志話題？難道是從媒體得知了我出櫃的消息後不好直說，故意編造了一個人來影射我？

事後，我反覆琢磨，猛然想到小舅提到的 XX 確有其人，我還曾在一次同志公益活動上見過，他恰巧和我是老鄉，這才讓我感到些許釋懷，小舅並非含沙射影。即便如此，親戚們的恐同態度、老家的保守風氣，仍讓我一想到回老家就心情沉重。

另一齣腳本

去年能夠避開北方親朋的逼婚，對於我來說如釋重負。可是轉念一想，需要應對的是新的挑戰：我還沒打算對家人出櫃，在與爸媽過年和旅遊的這十多天裡，如何不讓二老看出我和男友的同志身分和伴侶關係？

我很願意把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人介紹給爸媽認識，遺憾的是，只能輕描淡寫地把男友以「好朋友」的身分介紹給爸媽。爸媽一定會好奇：這個「好朋友」是做什麼的？我們是怎麼認識的？認識多久？我和男友要為可能的問題備好「臺詞」，統一口徑，以免露餡。

真實的情況是：男友之前在北京同志中心工作，我作為同志教師公開出櫃後，男友因而知道了我，我們在網上相互認識。前年男友辭職，從北京來到廣州，我們得以見面、彼此相愛，男友也開始了在廣州一家 NGO 的工作，我們開始了同居的生活。性別平權的同志趣是我和男友相愛的原因之一，我很慶幸能夠找到一個志同道合的「革命伴侶」，然而為了應對爸媽，我需要編織另一齣「腳本」。

我和男友商量好：我們是教育界的



同行，在一次教育主題的會議上認識，男友在廣州一家教育機構兼職，偶爾從桂林來廣州，來廣州時會暫住在我這裡。同志、NGO、伴侶關係，這些敏感點，都從我們的故事中抹去了。我和男友反覆確認了這個新腳本，以免在爸媽的詢問下彼此給出不一致的答案，露出馬腳。

房間的秘密

我和男友同居的小窩是我在學校的教師公寓，只有一個居室。爸媽來廣州後，會住在我的房間，我住在學校附近的酒店。在爸媽來之前，房間裡每一個角落和物品都需要被檢視，以免有蛛絲馬跡暴露我們的身分。

房間裡的門上貼著兩張趣味貼紙，一張寫著「性別不同，怎麼戀愛」，一張寫著「KEEP CALM AND BE GAY」。男友建議我用一張大紙蓋住這兩張貼紙，為保險起見，我乾脆把兩張貼紙都撕了下來。書桌上擺著一些男友的舊名片，名片背面有「北京同志中心」的字樣，男友把名片塞進一個書包，又把書巴塞進衣櫃上層。書架上有一些明顯與同志主題相關的書籍資料，

被我塞進了書堆裡。抽屜裡有一份我保存的報紙，是我出櫃後媒體對我的採訪，桌上還有一些我進行同志研究的訪談提綱，都鎖進了一個小抽屜，抽屜鑰匙藏在一個挎包的口袋裡。

接下來是電腦。爸爸的電腦技術並不高，平時只用電腦來看新聞和打遊戲。我檢查了電腦桌面上的資料，把我進行同志研究的相關資料整理進一個資料夾，資料夾名字換成了英文。又檢查了瀏覽器的我的最愛，避免收藏的網頁有明顯的同志痕跡。

一切整理完畢，我再一次環視房間，目光逐一停留在每一個物品——衣物、鞋、書籍、床、廚房、洗漱用品、毛巾……確認在爸媽眼中沒有任何可疑的跡象。然而，對於我和男友來說，這個不大的小窩承載和見證了我們半年來的歡笑、爭吵、甜蜜、陪伴。

還好房間不會說話。

又是一年逼婚時

爸媽在除夕夜前一天趕到了廣州，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。這幾年，爸媽幾乎每次電話都會旁敲側擊地催促我「解決個人問題」，我總是以工作忙、打算



出國等理由搪塞。媽媽有一次在電話上說，爸爸近些年睡眠不好，常常失眠，每當夜不能寐的時候想到的都是我還沒有成家。去年過年前的這段時間，我在微信朋友圈轉發了一些關於過年逼婚的文章，算是給家人和親友打打預防針。

果然，爸媽在廣州安頓好的第二天，就向我談起了戀愛話題。爸爸對媽媽憂心地說：「是不是咱們這孩子太老實，不會談戀愛？」我不知如何回應，只能反覆向爸媽強調，我有自己快樂的生活方式。我的話顯得很無力，因為我從沒有讓爸媽看見我處在一段親密關係中，從沒有和他們分享過我的幸福、證明我擁有獲得幸福的能力。在爸媽眼裡，我 30 歲了仍沒有談過戀愛，我的感情生活要麼是一張白紙、要麼是一個黑箱。

除夕夜，爸媽的手機上收到不少親友發來的祝福短信。媽媽不會打字，要我替她回覆，告訴親朋她跟兒子在廣州過年。我拿著媽媽的手機，把拜年短信讀給她聽，媽媽的一個朋友發來：「兒子結婚的時候一定告訴我！」。

我沒有告訴媽媽這條短信，那一刻，我想，我並不是唯一承受逼婚壓力

的人。

記得我公開出櫃後，一次和同事聚餐，一位同事似乎對我的出櫃並不認同：「你為什麼要出櫃？這樣對家人好嗎？」是的，我的出櫃也意味著對家人的連累——一個有著同志兒子的父母，會不會被親友和路人指指點點、說三道四？理智告訴我，即便我的出櫃會把家人推向不利的境地，錯的也不是我，而是恐同的社會文化，我的出櫃正是為了改變這樣的社會文化做出的個體的政治實踐。然而情感上，我不願意家人為我承受任何痛苦和憂慮，這也是為什麼我至今沒有向家人坦誠我的性傾向。

「驚險」時刻

儘管我對爸媽的防備似乎已經武裝到枝微末節，仍然會有「驚險」時刻。有次帶爸媽在廣州遊玩，給爸媽拍了不少照片，爸爸拿著我的手機用手指滑看相冊裡的照片時，一下子滑到了一張男友躺在我的床上看手機的照片，我趕緊把照片換回了剛剛拍的照片。事後又檢查了一下手機相冊，刪去了男友的一些照片。

還有一次，媽媽的鞋因為下雨進水



了，想暫時換一雙我的鞋穿，媽媽在鞋架上拿的其實是男友的鞋。我說：「那是 SQ 的（我在爸媽面前提到男友的時候直呼其名）。」爸爸問：「他是不是在這裡長住啊？」我說：「他只是偶爾來廣州的時候在這邊住，為了方便，就把一些衣服和鞋放在這了。」爸爸相信了我的話：「對，多個朋友多條路。」

共遊港泰

大年初二，男友從桂林離家來到廣州與我會合，與我和爸媽一起赴港泰旅遊。這是男友第一次見我的爸媽，他有些小忐忑，問我：「你覺得你爸媽會喜歡我嗎？」一副見家長的心態。然而，我只能輕描淡寫地把他以「朋友」的身分介紹給爸媽——一個曾經去過香港和泰國、熟悉路線、還想再去、恰好可以同行的「朋友」。

這次出遊，全靠男友安排行程和酒店。出發之前，我和男友商量，訂酒店的時候爸媽可以住雙人大床房，我們選擇兩張小床的雙人間，寧可兩人擠一張小床，也不要讓爸媽起疑心。然而酒店提供的房型一概都是雙人大床房，也好，我和男友正好可以有理由給爸媽解

釋——你看，可不是我們要睡一張床，是沒有別的選擇。在泰國酒店辦理入住手續的時候，男友佯裝不經意地跟爸媽提了一下酒店的房型選擇有限。諷刺的是，男友一時口誤，竟然正好說反了：「我倆本來想訂雙人大床房的，可是沒有了。」我倆實在是「做賊心虛」，為了掩人耳目機關算盡，但願不會欲蓋彌彰。

本應是徹底放空的休閒之旅，卻時時需要警覺和防備。在香港和爸媽一起逛誠品書店，在性別主題的書架上找到不少想買的同志議題的書，可是擔心被爸媽看到，最後只買了一本同志研究的英文書，還好爸媽不懂英文。在泰國的行程安排了一次海島遊，在船上，男友習慣性地把頭靠在了我肩上，我警惕地把男友推開。在泰國的酒店，我和男友的房間與爸媽的房間緊挨。有一次，男友出門沒有關好門，媽媽直接推門進來了，我做賊心虛地看了看床上的物品，以免有什麼跡象讓媽媽識破我們的關係。由於房間緊挨，隔音不好，有一次媽媽說她聽到了男友出門的聲音。我心裡一下子緊張起來，以後和男友在房間說話會提醒男友「隔牆有耳」、注意音

性別停聽看

同志過年：並不「驕傲」的經驗自述



量。還有一次，我和男友在房間裡，男友從身後抱住了我，我本能的第一反應是：看門有沒有關好。在結束泰國旅行的前一晚，我做了一個夢，夢見男友替我給爸媽出櫃了，夢裡我忐忑不安地跑去見爸媽，手心滿是汗，不知爸媽會作何反應……

「分開」旅行

爸媽年紀已高，連逛幾個小時就會體力不支。因此，這次旅行會控制行程的節奏，儘量以車代步，避免爸媽體力消耗過大、身體不適。常常是吃過午飯後開始遊玩，逛一個下午，再把爸媽送回酒店休息。晚飯後的時間，對於我和男友來說，才是更自由的二人世界。

出於我們對性別平權的共同志趣，我和男友都希望能夠在旅途中觀察不同社會的性別樣貌，拜訪當地的性別機構和朋友。然而此次陪爸媽出行，這樣的機會很少，只在有限的幾個晚上，我和男友體驗了泰國有名的宣傳性健康的主題餐廳「安全套餐廳」，走馬觀花地參觀了曼谷有名的「紅燈區」。更多的遺憾，只能留待以後有機會再彌補。

並不「驕傲」的敘事

一場本該輕鬆的旅行，卻似乎怎麼也輕鬆不起來。旅行結束，把爸媽送上回程的飛機，心情才放鬆下來。爸媽顯然是衰老了，一場旅行下來，疲憊不堪、歸心似箭。我真的有必要像防賊防盜一樣地提防二老嗎？如果爸媽知道真相，是否會因為我的欺騙而傷心？我對爸媽的不信任，是否低估了他們對同志的認知和接受能力？

出櫃與否的糾結，體現出同志面臨的雙重困境。出櫃，可能要應對家人的不理解甚至拒斥，需要給予家人長期的解釋、安撫、勸慰；不出櫃，則是如我目前的處境一樣，雖然表面還算風平浪靜，卻需要如履薄冰地掩飾身分，鬥智鬥勇，應對持久的逼婚、親子關係的隔膜，以及欺騙家人的愧疚。

也許有人會對我的自述感到不齒：我苦心經營的「騙局」似乎只是體現了一個深櫃同志的怯懦與苟且，更有價值的是那些「勇敢」出櫃、積極溝通、努力獲得家人接納的故事。確實，與我在媒體和職場的出櫃相比，我面對家人的經歷似乎太不「驕傲」了。我並不否認



「驕傲」敘事的價值，但單一的話語恐怕並不能反映多數同志的生活現實、回應多數同志的需要，還可能製造同志內部的等級差異——似乎只有「勇敢」出櫃的同志才是值得肯定和贊許的。

「勇敢」應該是來自主體的自內而外的力量，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要求，畢竟每個個體的處境都不同。「勇敢」的意涵可以是豐富的，不限於出櫃，出櫃也並不必然意味著解放；說出壓迫，同樣是一種勇敢、一種自我培力。我這些似乎並不「驕傲」的經歷，恐怕是目前多數同志的常態，真實而普遍地存在著。如果這樣的故事不被敘述與傳播，

很難讓社會大眾意識到一個同志的日常究竟是怎樣的面貌，很難讓大眾理解制度與文化如何形塑了同志的生活經驗，也很難讓握有權力的人相信「性別友善」與「婚姻平權」對於同志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。

過年旅行結束後，男友又問了我同樣的問題：「你覺得爸媽對我印象怎麼樣？喜歡我嗎？」我說：「當然。」我想，先讓爸媽接納這個人，再接納我們的身分和關係，不失為一種循序漸進的策略。這註定不是一條坦途，我們會勉力走下去。♥

註 1：NGOCN 2015 年 8 月 22 日《高校教師公開出櫃，撐中大起訴教育部女生》

<http://www.ngocn.net/news/2015-08-22-4c2f0466a4dfb035.html>

《新京報》2015 年 8 月 23 日《他為什麼公開出櫃，支持同性戀學生狀告教育部？》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jM5NTUxOTc4Mw==&mid=210466819&idx=1&sn=e8c719ae7481f735f909816e4f4c8e30&scene=1&srcid=Ct2hyZR2coGhnqLi1qVx&from=groupmessage&isappinstalled=0#rd

《南方週末》2015 年 8 月 27 日《反「恐同教材」，女大學生被出櫃》

<http://chuansong.me/n/1649094>

《南都週刊》2015 年 10 月《90 後性少數派報告：秋白和萬青的故事》

http://www.360doc.com/content/15/1012/14/22809433_505103170.shtml